

# 究新增

# 研中國

# 译真

# 女報

召判理拙厄林昧

及及天与屯右

延时元塔刺

道尔吉 和希格 著

围王杀

國倫作

補天

交文序文

## 强盛

兀魯麻弗塞登

外夫皮右

## 延留

退卜連兀里昧

年外天与屯右

## 傳報

頭牙卜魯拙厄林昧

東洋文庫

計開

好也河衛都情揮余事羊台

哈到衛都情揮余事羊台

哥吉河衛指揮余事須力

木蘭河衛指揮使撒哈

玄城衛指揮余事須力

哥吉河衛指揮余事須力

元元佳右

市美天与并女文干色并五

中法与并女文干色并天

庆乐天与并女文干色并天

文天并天与并女文干色并天

德天更天与并女文干色并天

庆乐天与并女文干色并天

内蒙古大学

学报增刊

(1983年)

H211.6  
1

# 女真译语研究

道尔吉 和希格 著

11.11.1

内蒙古大学 学报增刊 (1985年)

## 前 言

《女真语音初探》和《女真馆杂字·来文研究》，原来是内蒙古大学首届女真文研究生的两篇毕业论文。由于作者分别从女真语音和女真文字两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两位作者对论文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作为专著在这里公开发表。

道尔吉同志的《女真语音初探》，全文分为六章。前两章是指明研究女真语音的重要性，以及迄今为止的研究概况和资料介绍。第三、四、五章，对《女真译语》汉字注音作了仔细的分析综合，研究了明代女真语音的系统和金代女真语音的特点。从而对女真语词作了读音构拟，确定了女真字的音值。第六章结论，是通过上述几章的研究，提出了明代女真语音十二条规律性的特点。本论文做为对女真语音的探索，可以说在语音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系统的见解，把女真语言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和希格同志的《女真馆杂字·来文研究》，也分为六章。这篇论文的重点在二章三节“《杂字》中存在的问题”和三章二节“《来文》中存在的问题”。在这两节中校正了《杂字》和《来文》的错误多处，而且许多错处还是迄今未曾有人指出过的。再如二章一节中关于“《杂字》的成书年代”和第四章“《杂字》和《来文》的关系”都是前人没有详细探讨过的研究领域。这应该说是本论文对女真文字研究的新贡献。

以上两篇论文在搜集、整理资料方面也是很有成绩的。如第一篇论文中的《〈女真译语〉注音汉字音值构拟表》、《女真馆杂字读音构拟表》、《女真字音值构拟表》，第二篇论文中《编号、校注〈女真馆杂字〉》、《校正注释五通〈来文〉》、《编号、校注〈女真馆来文〉》等，都是下过很大功夫才编写出来的。这两篇文章所研究的问题，互相之间有密切联系，是探讨《女真译语》的姊妹篇。

这两位作者都是治学勤奋刻苦努力的。在研究生学习过程中受过比较严格的训练；除专业课之外，学习了满文、八思巴字、契丹文等古民族文字和日、俄等外文，听过考古学、语言学等课程并进行了田野实习。当然，阅读、整理大量的汉文史料，这是无需多说的。

因为我是道尔吉、和希格两同志的论文指导教师，他们在发表自己著作时，要我无论如何写一篇前言。我想，他们这些成就的取得，首先是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方针的落实分不开的。我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这两位同志今后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金启琮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

ᠠᠨᠤ ᠨᠢᠮᠤᠭ ᠤᠯᠤᠰ ᠨᠠᠭ ᠤᠯᠤᠰ  
内蒙古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一九八三年 增刊

目 录

前 言.....	金启葆
女真语音初探.....	道尔吉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女真译语》注音汉字的音值.....	(10)
第三章 女真语音系统.....	(44)
第四章 《女真馆杂字》的读音构拟.....	(78)
第五章 女真字的音值.....	(202)
第六章 结论.....	(239)
女真馆杂字·来文研究.....	和希格 (242)
第一章 绪论.....	(243)
第二章 女真馆杂字研究.....	(248)
第三章 女真馆来文研究.....	(354)
第四章 《杂字》和《来文》关系的探讨.....	(427)
第五章 《女真馆杂字·来文》的历史价值.....	(431)
第六章 结束语.....	(436)

# Contents

Foreword .....	Jin Qizong
The First Research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Jurchen.....	Dorji (1)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1)
Chapter Two The Value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Phonetic Annotation on «Jurchen Yi Yu» .....	(10)
Chapter Three The Phonetic System of Jurchen.....	(44)
Chapter Four The Reform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Jurchen Guan Za Zi» .....	(78)
Chapter Five The Value of Jurchen Characters.....	(202)
Chapter Six Conclusion.....	(239)
The Researches on «Jurchen Guan Za Zi» and «Jurchen Guan Lai Wen» .....	Hesig (242)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243)
Chapter Two Researches on «Jurchen Guan Za Zi» .....	(248)
Chapter Three Researches on «Jurchen Guan Lai Wen» .....	(354)
Chapter Four The Inquir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Za Zi» and «Lai Wen» .....	(427)
Chapter Five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Jurchen Guan Za Zi» and «Jurchen Guan Lai Wen» .....	(431)
Chapter Six Conclusion.....	(436)

# 女真语音初探

## 目次

### 第一章 绪论 (1—9)

- 第一节 女真族及其语言文字..... 1
- 第二节 女真语音研究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4
- 第三节 女真语音研究概况..... 6

### 第二章 《女真译语》注音汉字的音值 (10—43)

- 第一节 关于女真语言的资料.....10
- 第二节 关于注音汉字的音值.....12
- 第三节 《女真译语》注音汉字的音值.....16

### 第三章 女真语音系统 (44—77)

- 第一节 概述.....44
- 第二节 女真语的辅音系统.....44
- 第三节 女真语的元音系统.....67
- 第四节 元音和谐和反切拼合法.....74

### 第四章 《女真馆杂字》的读音构拟 (78—201)

- 第一节 概述.....78
- 第二节 《女真馆杂字》的读音构拟.....78

### 第五章 女真字的音值 (202—238)

- 第一节 概述..... 202
- 第二节 女真文字的特点..... 203
- 第三节 女真字音值的构拟..... 205

### 第六章 绪论..... 239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女真族及其语言文字

公元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兴起了一个强悍的民族。它于1115年建国，1125年灭辽，1127年灭了北宋王朝；它拥有南到淮河、北至西伯利亚，西达积石、东临大海的广大国土，在中国历史上活跃了120年，于1234年被新兴的蒙古帝国所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女真族和它所建立的金国。

女真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据文字记载，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最初被称作息慎或肃慎，汉时称挹娄，元魏时称勿吉、隋代称黑水部、唐代称靺鞨。到五代时始称女真，辽代时避兴宗耶律宗真的名讳而改称女直。

由于地理位置、经济状况和外界影响的不同，女真各部之间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唐朝武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靺鞨族中的一支——粟末靺鞨曾建立了文明的渤海国，史称“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sup>①</sup>靺鞨族中的另一支——黑水靺鞨，发展比较后进，渤海国兴起以前曾附高丽，援助高丽抗击唐太宗的征讨而被击败，因而在开元年间附于唐朝，唐在其地“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置长史监之。赐都督姓李氏，名献诚，领黑水经略使。”<sup>②</sup>渤海国兴起，黑水靺鞨遂断绝了同唐朝的往来，归附渤海。五代时，契丹灭渤海（公元926年），整个靺鞨归契丹统治。住地靠南，文化、社会发展较为先进的一支号为熟女真，他们系契丹籍。住地靠北，发展比较后进的一支号为生女真，他们不肯系契丹籍，部族之间征战不休，尚未统一，处于“无书契、无约束”的氏族部落制阶段。

到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末期，生女真各部被完颜部统一，形成了部落联盟。长期遭受契丹统治阶级残酷压迫的女真族，从此有了反抗的力量。公元1114年，在其杰出的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公然起兵抗辽。在第二年，取“按出虎”（意为金）水的名义建国号“金”，完颜阿骨打被推举为帝。经过十一年的艰苦征战，他们终于消灭了腐朽没落的辽王朝，取得了抗辽斗争的彻底胜利。灭辽以后，转而南下，两年之内就灭了北宋王朝，同宋高宗建立的南宋王朝相对峙，时战时和，直到1234年被蒙古所灭，共经九帝一百二十年。

金朝的建立是以女真完颜部统一其他女真各部为基础的。一个民族只有实现了统一和建成它的统治中心，才有可能产生这个民族的共同语和以这种语言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女真族建立了金国以后不久便创制了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sup>③</sup>结束了“无书契、无约束”、刻木纪事的历史，跨上了文明发展的道路。女真文字的产生，也说明了女真共同语的形成。因为任

<sup>①②</sup>见《金史》卷一《世纪》。

<sup>③</sup> 见《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希尹》传、《金史》卷四《熙宗》。

何文字都要反映一种具体的语言。创制文字，必须以一种语言为标准，而这种语言一定能够承担全民族之间相互交际的功用，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语。女真共同语毫无疑问是以完颜部方言为基础的。女真文字就是以这个语言为标准，确定了它的音值、字义和字形的。史称有《女真字书》、《女直字母》等书，<sup>④</sup>说明当时制字确有一定的标准和规则。

但是，女真族所操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呢？金代以前的史籍中记载很少，依靠零星的料材也无法说明更早时期的女真语言的具体特点。《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说：“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地多山险。其人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北史》卷94《勿吉》传中说：“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邑落自有长，不相总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这两条史料仅仅说了挹娄语不同于夫余和高句丽，勿吉语在东夷中“独异”而已，无从了解其语言的具体特点。只是到了金代，史籍中保存了女真语言材料，又有不少金石刻女真文字被保存到现今，这样才有机会和可能探讨金代以来的女真语的特点，释读碑刻铭文，不使女真语言文字湮灭。同时，女真语言之谜也得到了解答。

许多学者致力于女真文字的研究，通过语言比较发现了女真语的基本特点。女真语词汇同满洲语相同的非常多，约占所发现和掌握的词汇的60~70%，句法结构同满洲语完全一致，词法形态属于粘着型。由此得出结论，即女真语是满洲语的祖语，应属阿尔泰语系满洲·通古斯语族。这就是说，从十二世纪末到十六世纪的几百年间，女真族所使用的是古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中的一种语言，现代满语是这个语言的发展和继续。

从女真各部的统一，直到建国称“金”，其社会发展尚处在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阶段，生产力低下，外界接触很少，其语言词汇不会很丰富。随着国家的建立，统治地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促使女真社会急速发展，其语言词汇也会很快地丰富起来。

金朝灭辽、北宋后，国内各地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比较后进的女真各部所居地区，又有比较先进的辽朝统治地区，还有更为先进的中原汉族地区。国内还有汉、契丹、奚等许多不同民族。在这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的社会形态并存的条件下，女真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逐步完成了金国的封建过渡。随着这些过程，女真族人民同广大汉族和其它民族人民之间的来往日趋频繁和密切，女真语言也会不断地吸收别族语言的成分，以丰富自己的词汇，完善自己的语法规则。女真语中存在大量的汉语借词和其它民族的语言，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文化上后进、经济上落后的民族，征服一个人口众多、文明而先进的民族，其本身就被征服的过程。女真族入主中原，必不可免地要接受汉族文化和封建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建立自己的统治。这就意味着女真族的逐渐汉化。熙宗、海陵两朝，都极力推行汉族封建制度，熙宗本人也“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sup>⑤</sup>海陵王甚至把上京会宁府夷为平地，种上庄稼，以冲淡女真人的本土观念，极力推行统治中心南移中原的政策。其本人善汉诗，有“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名句。<sup>⑥</sup>

<sup>④</sup> 见《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希尹》传、《金史》卷七十《宗宪》传。又见（清）黄虞稷等编《辽金元艺文志》之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经部、译语类。

<sup>⑤</sup> 见《大金国志》卷十二《熙宗成皇帝四》。

<sup>⑥</sup> 见（元）刘祁：《归潜志》卷一。



到金世宗大定年间，针对女真人汉化问题，金廷采取一系列措施，想挽回这种局面。如金世宗带头说女真语，并谆谆教导子弟勿忘女真语，要卫士学习女真语，不能再说汉语；又禁止女真人译用汉姓，女真人诉事以女真语问之。又大力推广和运用女真文字。蒙古兴起，金都南迁，金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更是促进了中原女真的汉化过程。金朝遗民刘祁在其《归潜志》一书中说：“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与士大夫游，……，儒辈作诗多有可称。”生动地描写了女真猛安、谋克的汉化程度。

不容忽视的是，女真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汉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南宋诗人陆游做诗记韩元吉使金见闻，诗中有“上源驿中榷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等句。南宋范成大使金，目睹汴京的变化，说：“丁巳……至东京，金改为南京，……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女之服不甚改。”<sup>①</sup>任何事物都有双重性，女真族汉化是女真族人主中原的一个方面，但做为一个统治民族必然会影响别的民族，使汉族也发生某些变化，这又是一个方面。可是女真族汉化是历史的必然，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所有这些，都应该在女真族的语言上有所反映。

蒙古灭金、宋之后，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同中原汉族没有什么差别，完全被同化了。金朝一代的女真共同语也就自然地消失了。留居故地的女真人，必然各操自己的方言。女真文字的留传，一定程度上可能保留了金代确立的书面语言，但同元、明两代，尤其是明代女真口语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是肯定无疑的。

女真文字，在金朝一代受到很大的重视，采取许多措施广为推行。如用女真文字翻译汉文经典；各路设学校传授女真文字；立女真进士科，用女真文作策论、作诗文，以考取进士，为金朝培养懂女真语言文字的人才等。<sup>②</sup>女真文字的具体应用，说明女真书面语言的形成以及女真语语法规则的严密化。

以上几点说明，在金代，女真语言、文字已经形成一种体系，在女真族的社会生活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金朝的覆亡，使女真语言、文字赖以发展的社会条件消失了，培养和滋乳了一百多年的金代女真语也随着消失了。惟有留居故地的女真各部又在“不相总一”的社会境地里，各操自己的方言，渡过了元明两代的变迁，女真文字也一直流传到明代。现在有明初四夷馆编的《女真译语》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女真语言文字的一些情况，也为识读金、明两代女真文碑刻，墨迹提供了可能。尤其是明代永乐年间在黑龙江入海口的特林地方设立的《永宁寺碑》，充分地说明了女真文字在明代初期还在发挥着作用。但是这个时期所运用的女真文字、究竟记录着金代形成的女真语呢，还是记录着明代女真语言的某一个方言呢？值得认真研究。种种迹象表明，金明两代女真语言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不能简单地以明代女真文字来代替金代女真语言。不少学者认为金代碑文和《金史》中记载的女真语言同明代编的《女真译语》所代表的女真语言是不同时期的不同方言。

<sup>①</sup> 见（宋）陆游：《剑南诗稿》卷四、七律《得韩无咎书寄使虏时宴东都驿中所作小阙》（《四部备要》集部宋别集（七）、《陆放翁全集》）。

<sup>②</sup> 见《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

明末正统年间，女真族受蒙古族的影响，逐渐起用蒙古文字，丢弃了女真文字。<sup>⑨</sup>到1669年，清太祖努儿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二位学者，根据蒙古文字母创造了无圈点满文。三十多年后的1632年，清太宗命达海在原来字母上加圈点，以克服蒙文字母不能细辨满洲语音的缺点，并创造了一套借用外来语时所用的符号，使满文更加完善了。<sup>⑩</sup>从此以后，女真语言文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发展成为近现代的满洲语和满洲文字了。

到明代末期，东北女真各部落中酝酿着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统一。建州女真首领努儿哈赤，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使海西、野人等女真部落统一起来，于1616年建立了后金国。到皇太极时期，为了避免引起中原汉族对金朝和女真人的仇视和反抗，以便重新入主中原，遂改后金国名为“大清”，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从此以后，女真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史家都以不同时期的历史内容来分别对待。但从历史沿革来看，女真族就是满洲族的前身。

综上所述，女真就是指金国到明末清初这一历史时期的民族概念。女真语言就是指女真族在这个历史期间所使用的语言。女真文字就是指金建国初期（1119年）完颜希尹所制的女真大字和天眷元年（1138年）金熙宗所颁行的女真小字的总称。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女真语言的语音现象，所依赖的资料就是女真文字和它的注音汉字以及汉文史籍中记录的女真语言。满语同女真语一脉相承，对女真语音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比较价值，所以必须依靠满语、满文资料。与此同时，应该尽量利用其它亲属语言资料，这样才能使女真语音的研究得到可靠的基础和比较对象。

## 第二节 女真语音研究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列宁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sup>⑪</sup>斯大林也指出：“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出自然界、结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同自然力量作胜利斗争并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的力量之一”。<sup>⑫</sup>没有语言无所谓人类，更无所谓人类历史。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受到社会的直接制约，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能够在其语言中得到直接的反映。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一般原则就是要把语言作为社会现象，联系语言使用者的历史来研究。

女真语言是古代女真族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创造的语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语言也具有不同的特点，表现在词汇、语音、语法之上。欲要彻底地研究女真族的历史，必须深入地研究女真族的语言，弄清女真语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特点，总结出它的发展变化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女真语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任何语言都是由语音、语汇、语法三个要素所组成。语音是语言的表现形式，是语言赖以生存的物质外壳；语汇是整个语言大厦的建筑材料，是基本的组成成分；语法则使语汇

<sup>⑨</sup> 见《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十三、正统九年二月壬午项。

<sup>⑩</sup> 见《满洲实录》卷三，己亥年三月项及康熙敕建《光禄大夫内阁大学士文成诤达海之碑》之碑文。

<sup>⑪</sup> 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卷39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一版。

<sup>⑫</sup> 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41页。

有机地结合起来，筑成语言大厦的粘合剂，是表达语言意义的规则。三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但是，语音还是语言的基础，辨别词义全凭语音的表达。研究某一个语言，首先必须弄清这一语言的语音系统和语音规律。尤其是语言的比较研究，更需要语音的深入研究。如果脱离了语音的研究，任何语言的研究都会失去价值和意义。

对于女真语这样一种古代语言，也不能离开语音的研究。我们知道，女真语言的研究主要靠古代文献所记录的语言事实。首要问题就是构拟复原用汉字标注的女真语的读音，然后才能进行其它方面的研究。对于女真字也是如此，首先要确定每个字的音值，以便识读碑文和其它文字资料。所有这些都说明，女真语音的研究是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基础，无论如何不能忽视这方面的研究。

女真语言文字做为语言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研究对象，还不到一百年。从最初的一般性介绍、资料整理、《女真译语》词汇的翻译、注音汉字的标音，发展到碑刻释读和考证，探讨女真制字规律，研究女真语形态、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迄今为止，人们的主要兴趣还在利用《女真译语》和满洲语释读女真文石刻，进一步考订史实等方面，没有深入地研究女真语音，只是满足于《女真译语》的注音汉字和汉字意义，致使女真文碑刻的释读，了解金代女真语言特点、以及弄清明代女真语音系统等方面出现了不少疑难，得不到正确的解答。

实际上，从现有的资料入手，采取正确的研究方法，依靠丰富的现代语言资料的对比，很好地研究女真语音是完全有可能的。随着女真语音研究的深入，可以在整个女真语言文字领域中开辟一条途径，促进其它方面的研究，如：

通过女真语音的研究，结合女真语形态结构、词汇特点等方面的研究，可以为满洲语的形成历史以及满洲语支诸语的形成历史提供资料，促进这个领域的研究；

通过对女真语注音汉字的研究，可以确定明代女真语音系统，准确地构拟《女真译语》中所有女真语汇和女真文字的音值，搞清女真文字记录女真语言的规则，为更好地释读碑文创造条件；

女真文字在制字过程中也参考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形音义。女真语音的构拟对于契丹文字的解读和契丹语音的构拟也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女真语同满洲语以及其它亲属语言的语音比较，可以总结出女真语音发展变化的规律。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为古阿尔泰语的研究和探讨提供比满洲语更要早的语言材料。过去的阿尔泰语的研究多未注意女真语言资料，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女真语音的研究，缺乏可靠的可供利用的女真语言资料；

除此以外，在《女真译语》里有不少汉语借词，通过它可以了解当时女真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此外还能通过女真文字拼写汉语的方法，准确地得到明初汉语语音的实际，这对汉语音韵学也有意义。还有女真文字的结合规则，很好地利用了汉语反切知识，并且有所发展。对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为探讨女真制字的方法和规律提供线索。

总之，女真语音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题目，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以弥补过去的不足。本文基于这种观点，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女真字的注音汉字入手，经过必要的语言学方法，确定《女真译语》所代表的明代女真语音系统，构拟《女真译语》中的所有女真语汇的读音和所有女真字的音值，通过与满洲语和其它语言的比较，

进一步探讨女真语音规律。

### 第三节 女真语音研究概况

回顾以往的研究情况，过去对女真语音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虽然国内外的一些学者结合《华夷译语》中的《女真馆杂字、来文》（以下简称《女真译语》）的研究，对女真语音做过不同侧面、不同程度的探讨，但他们的主要精力却在利用《女真译语》释读碑文，考订史实等方面。有的人甚至认为有《女真译语》这样的现成工具书，足可以解决识读碑文、题壁墨迹等问题，没有必要细究其语音现象。正是由于这种看法的存在，使我国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些方面落后于国外。

现在，就女真语音研究方面，有必要作一次大概的回顾。这个领域里的先驱者是德国学者葛鲁贝（Wilhelm Grube）。他在1896年写了一本书，名叫《女真语言文字考》。<sup>⑩</sup>书中首次对柏林本《女真译语》作了整理、翻译、考订和标音的工作。此书的第一章，对“杂字”按门类顺序编了号，共编了871个号；第二章把《女真译语》中的所有女真字按笔划顺序排列起来后，根据注音汉字所表示的读音，用音标形式作了标音；第三章把读音相同的字归并在一起，用音标标注了读音；第四章里以词汇表的形式，把“杂字”里的女真语词汇同满洲语、那乃语（Goldisch）、蒙古语作了比较，用德文翻译了词汇意义。第五章翻译了柏林本《女真译语》中的20通来文，同时对女真字来文用音标标注了读音。葛鲁贝的这项成果，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匈牙利学者李盖提（Louis Ligeti）于1953年在其《简论女真“小字”解读》一文中写到：“这项发现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希望能够最后找到一把辨认女真‘小字’的钥匙，并且利用这把钥匙同时揭开‘契丹’和‘西夏’有亲缘关系的字体之奥秘。就语言学而言，词汇表的提供似乎有特殊的意义。因而，以前的那些设想大概就会有可能证实，即女真语言必须列入满洲—通古斯语族之中；基于词汇表可以让人确信，至少从W·葛鲁贝的观点来看，这种语言与满语有十分密切的联系”。<sup>⑪</sup>可是这种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地消失了。因为葛鲁贝所提供的词汇表不能完全解决女真字的解读，更不能解开契丹和西夏文之谜。而且葛鲁贝的女真语同满洲语之间有密切的承接关系的观点也遭到了怀疑。有人提出女真语和满洲语之间不是等同关系而是亲属关系，有的人认为应把研究女真文和研究活的通古斯语加以联系。<sup>⑫</sup>李盖提还指出：“无论如何，词汇表对于满语专家和通古斯语专家都没有提供什么重要的帮助”。但不能否认的是，葛鲁贝是女真文字研究的先驱，他的这篇文章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首先他使人们了解到了女真文字和女真语言的基本特点和语法结构，使女真语音的族属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尤其对不谙汉字、汉语的西方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资料。就女真语音方面，葛鲁贝只是简单地用音标标注了汉字所代表的女真语音，离实际的女真语音差距很大，更谈不上语音方面的专门研究。另一方面，他所使用的柏林本《女真译语》存在很多错误，而他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校订，结果出现了更多的错误。他所使用的音标符号，更是不适用于今天的研究。金光平、金启琮

<sup>⑩</sup> Wilhelm Grube: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čen》 (Leipzig 1896)。

<sup>⑪⑫</sup> Louis Ligeti: 《Note préliminaire sur ledéchiffrement des “petits caractères” Joutchen》, 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 I, 1953。

在其著作《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中曾指出葛氏的错误，相应地做了订正工作。<sup>⑥</sup>

日本学者山路广明在他的专著《女真文字制字研究》一书的末尾附了《女真语解》，把《女真译语》中的699个女真字按笔划排列起来，每个字下边把“杂字”中出现的具有同一首字的词汇附上，然后一一作了读音构拟。他的这番工作远远超过了葛鲁贝，使用起来相当方便，可以当作女真字索引来使用。可是他的标音工作比较粗疏，没有详细的语音分析和语言描写，简单地用满洲语音标注女真语音，没有考虑满洲语同女真语之间的区别，把女真语同满洲语完全等同起来了。所以，他的女真字和女真语的读音构拟缺乏充足的根据，没有说服力。

匈牙利学者路易斯·李盖提对女真字的解读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在1953年发表的《简论女真“小字”解读》一文中，充分地肯定了葛鲁贝的工作，并指出了他的不足，然后提出了他自己认为的女真“小字”的解读方法和原则。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条：

1) 需要校订《译语》，改正《译语》的错误，准确地析出注音汉字所代表的每个女真字的读音；

2) 要注意到编写《译语》时代的汉语语音，以便构拟注音汉字的正确读音；

3) 他认为葛鲁贝所找出的同女真语相等的满语完全是出于偶然，还有大量的不同于满语的词汇。尤其在形态特征上不同于满语，却同那乃、奥罗其语相似。他认为《金史》中的女真语反映的是那乃语的变体，由此便得出那乃语比满洲语更接近于女真语的结论；

4) 他认为明代编写的《译语》是十五、十六世纪的产物，所以必然地受满洲语的影响很深。因此，有必要同清初文献相比较。金代女真文代表的语音是不同于明代女真语的一种方言。靠女真文字所表现的明代读音来构拟金代读音时，对表意字的读音需要参照那乃语来构拟，不能轻易地相信明代所注的读音。对表音字则可以根据明代注音来确定其音值；

5) 他认为明代《译语》同金代女真语之间具有很大的矛盾，威胁着金代女真字的解读。所以在弄清明代读音的同时，尽力构拟金代的正确读音。对金代的读音构拟要尽可能地利用金代的碑文。

他所提出的关于解读女真“小字”的原则是很有见地的。他还打算按照这些原则编写一部女真文字典，构拟女真文音值。可是在这篇论文中还无法解决这个大题目。

到了七十年代，女真语音的研究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美籍日本学者清濑义三郎则府于1973年在日本的《言语研究》杂志第六十四号上发表了《女真音再构成考》一文。这篇论文对《女真译语》中的语音现象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女真音构拟的原则和方法，并通过一些研究和推断，确定了《女真译语》所代表的明代女真语音系统，进而上溯了金代女真语音系统，提出了自己的语音见解。他的主要论点是：

1) 要注意《女真译语》的注音汉字所代表的音韵体系。他认为可以以明代万历年间记录着北京语音的由徐行编撰的韵书——《等韵图经》作为注音汉字音值构拟的依据。他认为在构拟女真语音时只要准确地构拟注音汉字的音值，而注音汉字所代表的语音能够在女真语里存在的话，这个构拟毫无问题是正确的。一些用注音汉字音值解决不了的语音，则用满洲

<sup>⑥</sup> 见金光平、金启孙：《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第三章《女真文字的资料和论著》和第四章《女真文字的构造》，文物出版社，1980年七月版。

语或从历史上直接承接下来的语言为根据，经过语言学方法上的处理后构拟出其音值；

2) 他认为满洲语史上的辅音转换 \*p→f 的过程，在明代以前基本完成，在金代的女真语里尚保持以双唇吐气破裂音 \*p 开头的语汇，说明在金代还没有完成这种语音转换；

3) 注音汉字不表现边音 l 和颤舌音 r 的区别，这要靠同满洲语的比较加以辨别和确认。女真语同阿尔泰诸语言一样，在词首不存在颤舌音 r；

4) 对《译语》的同一汉字表示不同女真字的读音问题，要靠满洲语的比较来确定或解决；

5) 他认为原通古斯语和原始阿尔泰诸语言一样，也有八个元音音位。其中的后元音 \*a、\*o，前元音 \*e 在满洲语里保存下来了。后元音 \*i 与前元音 \*i 合并为一个音位，前元音 \*ü 在满洲语里原则上吸收到后元音 u 中。前元音 \*ö 在明代女真语或满洲语中，第一音节里的 \*ö 变为 e，第二音节以下的 \*ö 则变为 u。明代女真语里元音 \*i 和 \*u 都是中性元音；

6) 他认为明代女真语中有 /k/ 和 \*q，/g/ 和 \*γ，/h/ 和 \*x 之间的异音关系；后列元音 ü，原则上只能出现在软腭辅音之后。u 和 ü 的对应关系，在明代已经消失；

7) 鼻音 \*n、\*ŋ 在女真语音韵上没有区别。认为 \*ŋ 是 \*n 的异音，只出现在软口盖（软腭）破裂音的前面；

8) 汉语借词的读音，往往用女真语的近似音来代替。如，汉语借词中的 [ts] 音，女真语用 j 音表示，[tsʰ] 音用 č 音表示。元音 i 前的汉语 s 音，几乎都腭化为 š，个别场合尚保持原音不变；

9) 重辅音只是在闭音节后面接上辅音开头的音节时才能出现。有些重辅音现象在注音汉字里没有表现出来，这是由于注音汉字记音不确所引起的；

10) 女真语里没有一次长元音，但却存在缩弱了的二次长元音；

11) 女真字的读音有反切音译方法。第一个字的词末音素同下一个字的词首音素相结合时，如果两个音素是相同的元音，也不能构成长元音；反切上字的词末音素—n，在同反切下字结合时要去掉；

12) 注音汉字所表示的复合元音 au，在满洲语里是长元音 oo，在女真语里则应保持为 \*au 音。汉语借词里的复合元音 ou，在女真语里应该成为 \*au 音。在元音 \*i 或 \*u 后续其它元音时，产生过渡性的半元音 \*y 或 \*w；

13) 满洲语中的辅音转换 \*ti>či，\*di>ji 的过程，在明代女真语里没有产生，仍然保持 ti、di 音不变；

14) 接尾词的元音和谐非常严密，不象满洲语那样松懈；

15) 女真语里存在以—r 收声的词，在满洲语里则没有。第一音节以 ha 音开始的女真语词，在满洲语相应的词里则看不到 ha 音。女真语里有 \*l 和 \*r，\*č 和 \*š 的语音交替现象；

他经过上述的论述之后，确定了明代女真语的元音系统，即：后元音 a、o，前元音 e，中性元音 i、u。推定金代女真语元音系统为后元音 a、o、u，前元音 e、ö、ü，中性元音 i。所确定的明代辅音系统为，唇音 b、f、m，齿茎音 t、d、s，硬口盖音 š、č、j，前部软口盖音 k、g、h，后部软口盖音 q、γ、x，鼻音 n、ŋ，侧音 l，颤音 r，半母音 w、y。他推断金代的辅音系统的特点时说，摩擦音 \*f 不见发达，停留在两唇破裂音 \*p 的阶段。软口盖鼻音 \*ŋ 尚未与 \*g 合并，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音素而存在。<sup>①</sup>

① 这里所用的术语和音标均引自清濑氏原文，未作改动。

清瀨氏在他的博士论文《女真语及华夷译语的研究》中，阐述了上述观点之后，还构拟了《女真译语》所有语汇的读音和女真字的音值。比起前人的研究，他的研究具有系统性、科学性，是这个领域中的皎皎者。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构拟女真语音的可靠方法，读起来颇能受到启发。但有些方面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如：

1) 注音汉字的音韵体系问题。他仅是简单地同意西田龙雄的看法，<sup>⑯</sup>实际上注音汉字的音韵体系代表的是元明两代北京口音，用《中原音韵》、《蒙古字韵》的音韵体系来构拟注音汉字的音值，更为恰当一些；

2) 缺乏具体的语音描写和丰富的语言比较，并且过分看重注音汉字的音值和满洲语。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具体问题值得商榷，以后的章节里将要谈到。

以上谈的是国外的情况。从国内情况来看，具有全面研究成果的只有金光平、金启琮先生了。他们的著作《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从女真语言的历史，从女真文字的产生，一直到女真文字的消亡，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从文字学、语言学、语音学的角度对女真制字、女真语的形态，女真句法以及女真语音进行了全面而又细致的研究，并释读了金代《女真进士题名碑》、《奥屯良弼饯饮碑》、《海龙女真国书摩崖》、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和明代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等女真文碑刻。这部书是我国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领域里的重大成果，是我国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水平的标志。

书中明确地提出女真语是满洲语的祖语，按谱系划分应属阿尔泰语系满洲·通古斯语族的满洲语支。并且阐述了女真语同满洲语、蒙古语、汉语、契丹语之间的关系，用历史的、变化的观点来对待女真语言。

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女真译语》和其他有关史籍所存在的问题，如写本错误、漏字、注音迁就词意、注音汉字所代表的音值不稳定、尾子音-n的误缀，注音方法不划一等问题，使女真语音的研究处于可靠的基础之上，不致于陷入错误之中。

书中总结了女真语与满洲语之间的语音关系，揭示了一些音变规律，如ti>qi, di>qi, i>ni, w>b, a>ri等。提出了用满洲语校对女真语读音的方法和原则，强调了与通古斯诸语言相比较的重要性。

书中还以《译语》中女真字所代表的音节多寡为顺序，参照满洲语和音变规律拟定了收进柏林本和东洋文库本《译语》的所有女真字音值。

书中还谈到女真文字的一字两读问题。认为，女真字没有一字两读，甚至三读、四读的问题。《译语》中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注音汉字迁就译义、断音错误、合读音未析、注音汉字误漏、误缀、误写，女真字漏写、误写、同音异注等情况造成的。同时还提出了解读《女真译语》中未见文字的读音原则和方法，归纳了女真语的元音和谐现象，研究了女真字拼音方法。

他们的工作细致、严谨，具有丰富的实例，说服力很强。但是，这本书是全面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专著，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论述，结果语音方面受到篇幅的限制，没有更多地展开。尤其在注音汉字的音韵体系问题上，没有选择某一个韵书做为语音构拟的根据。

以上是国内外学者对女真语音研究的概况。前人的研究，为今天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打开了良好的开端。

<sup>⑯</sup> 见（日本）西田龙雄：《西番馆译语之研究》第二章《明末汉语的音韵体系》，松香堂《华夷译语研究丛书1》，1970年版。

## 第二章 《女真译语》注音汉字的音值

### 第一节 关于女真语言的资料

作为一种古代民族的语言，女真语言被人们所探讨和研究，已经有了一百来年的历史了。这些研究主要依靠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文献资料以及女真文字的碑刻铭文。通过汉文史籍记录的女真语言和《女真译语》收录的女真语汇，可以探讨女真语的词法、语音和词汇特点；通过释读女真文碑刻铭文，可以弄清女真语句法特点。女真语音的探讨，主要依靠汉文资料和《女真译语》，所以有必要了解和掌握这些资料的特点。

元代编修的《金史》，记录了大量的女真语言材料，都是金代女真语的汉语转写。这些语言材料是研究金代女真语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但是，《金史》中的同名异译、用字不规范，缺乏词汇意义的表示等缺陷很多，不易准确地构拟当时的女真语音和搞清它们所代表的词汇意义。清代编纂的《金史国语解》用满洲语牵强附会地解释和改写了《金史》中所有女真语汇的意义和读音，错谬之处甚多，对今天的研究起不了多大的帮助作用，反而干扰了女真语读音的正确再现。

金代女真语是完颜都统一了女真各部之后形成的女真共同语。金亡后，语言规范的标准就会失去作用，留居故地的女真各部必然要操用各自方言。所以，明代编的《女真译语》同《金史》所反映的金代女真语不仅在纵的方面存在语言的历史演变而造成的差别，而且在横的方面还可能存在方言上的区别。所以，我们很难从金代女真语中找到同《女真译语》所代表的明代女真语相对应的足够数量的词汇，有些词汇意义上的差别大得不能令人相信。

比如，《金史》卷76《宗义传》中说：“女直谓子‘阿浑’”。明代《译语》里的“阿浑”所表示的意义是“兄”，而不是“子”。《译语》里的“迨一”才表示“子”，同满洲语一致。二者之间的差距，究竟是词义的转移所致还是《金史》的作者所误引起，现在很难断定。

此外，《金史》和《女真译语》之间，同名异译的情况也不少。如《金史》称围猎为“阿里喜”，《女真译语》称打围为“撒答昧”；《金史》称心为“粘罕”，而《女真译语》为“脉日蓝”；《金史》称迅速为“撒八”，而《女真译语》作“忽屯只”。这种情况可能是不同方言的结果。所以，欲要研究女真语言的发展变化规律，《金史》中可以利用的语言资料反而变得太少了，致使金、明两代女真语言的比较研究变得相当困难和复杂。尤其是不能满足探讨金代女真语言的需要。

除了《金史》以外，宋人编的《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有宋人的笔记、杂著，如《松漠纪闻》、《北风扬沙录》、《揽辔录》、《北行日记》等书中也有不少女真语的零散记录。其中，《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所录的女真语，比较准确地记录了女真语音实际。



比如,《金史》里的“谋克”,在《三朝北盟会编》里是“毛毛可”,女真字以“𠤎女𠤎”三字来表示,读音与《三朝北盟会编》近似。①《金史》里的“按出虎”、“按春”,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是“爱新”,与现在的满洲语相符,②而在《三朝北盟会编》里却是“阿禄祖”,③同蒙古语相近。所有这些都是反映女真语早期形式的不可多得资料。

《女真译语》虽然表示明代女真语,同金代女真语有一定的区别,但它具备了别的资料不可比拟的优点,所以是研究女真语言、文字最为理想的工具书。

《女真译语》是明代四夷馆在永乐年间编的《华夷译语》中的《女真馆杂字、来文》一书的简称。《华夷译语》是元明两代形成的为了适应外交、民族事务的需要而编纂的为各语种的通事们服务的工具书。书中用汉字做注音手段,把各“夷语”标注下来,并附上相应的词汇意义。它有不同的抄本,有的有“夷”字,有的没有“夷”字。

最初的、现在能够见到的《华夷译语》是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年)翰林侍讲火源洁和编修官马沙亦黑奉敕编写的。这时的《华夷译语》只有鞑靼(即蒙古)一个语种。当时的翰林学士奉义大夫兼左春坊左赞善刘三吾为此书作序,明确地指出了《华夷译语》的编写方法和原则,即“以华文译胡语。三五堆垛而其字始全,该对训释而其义始明,声音和谐,随用各足。”以后编的《译语》无不遵循这个方法,从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汉字注译其它语言的不足,这是古代语言学家的一个发明和创造。

随着明朝对外事务的发展,在永乐五年(1407)设立四夷馆,培养各“夷语”的通事,主持各“夷语”的翻译,撰写给各“夷语”地区、国家的救命、公文以及进贡表文。四夷馆共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正统六年(1441年)增八百馆,万历七年(1579年)又增暹罗馆④。现传世的带有女真字的《女真馆杂字、来文》就是永乐年间编定的。这种《女真译语》的各种抄本现在多流于国外,主要有两种抄本。一是德国柏林图书馆所藏,简称“柏林本”,另一个是日本东洋文库所藏,简称“东洋文库本”。国内还有一种抄本,它只有新增一门的五十个女真语词,内容和柏林本、东洋文库本的新增门基本相同,汉字注音稍有不同。⑤这几种抄本里,柏林本门类齐全,词数最多。它有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人物、人事、身体、饮食、衣服、珍宝、方隅、声色、数目、通用、续添、新增十九门,共收女真语基本词汇871条,女真字近700个。东洋文库本杂字内容也不完整,仅有新增一门,共收158条女真语词汇(实包括柏林本续添、新增两门的词汇),词汇数目要比柏林本的续添、新增两门多46条,而且错误也少。这几种抄本,各有异同,可以互相参照,弥补不足。永乐年间由四夷馆编纂的《女真译语》,杂字部分专门收集词汇,来文部分收集进贡表文,字、音、义并举,是一部难得的珍贵资料。

① 见金光平,金启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附录:《女真文字碑释》三、《海龙女真国书摩崖》译释。

② 见(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张汇节要云,阿古达为帝,以本土爱新为国号。爱新,女真语金也。以其水生金而名之。……”。

③ (宋)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中说:“以本土名阿禄祖为国号,阿禄祖,女真语金也。以其水产金而名之,曰大金,犹江人以江名国也。”

④ 见(明)龙文彬:《明会要》卷88《职官十》。

⑤ 此种抄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五十条女真语词汇附写在《高昌馆杂字》之后。